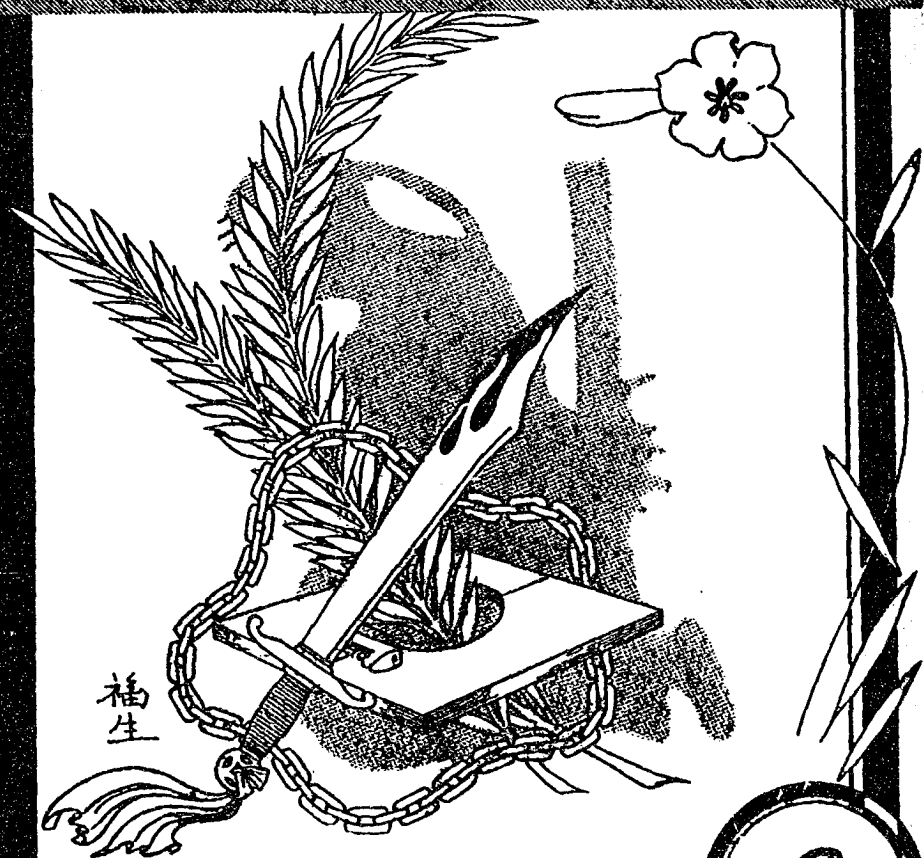


# 紅色的百合花



福生

香港散真理學會出版

6

# 紅色的百合花

第 六 卷

王 昌 社 編 譯

香 港 真 理 學 會 出 版

A. M. D. G.

---

Via ad vitam aeternam.

Aliqui Martyres in Persecutione Boxerum.

Auctor: P. P. X. Mertens, S. J.

In linguam sinicam vertit: S. Wang (王昌社)

---

The Road To Eternal Life

and

The Martyrdom of An Opium Smoker

(From: The Yellow River Runs Red)

Edifying episodes of Martyrs during the Boxer Persecution.)

Author: R. P. P. X. Mertens, S. J.

Translator: S. Wang (王昌社)

---

Imprimatur:

H. Valtorta,

Bishop of Hongkong

---

No. T-6

---

Catholic Truth Society.

8. Connaught Rd. C.

Hongkong.



# 血染黃河下集

## 第一章 趨向常生的道路

### 尚村一百六十七人致命

直隸肅寧縣境內有一座小村落叫尚村，離縣城十二里，和獻縣總堂相距約百餘里。這雖然是一座小村莊，奉教的却有四十多家，從開教到如今已有四十年的歷史了。庚子教難發作時，拳匪的勢力迅速蔓延，到了陽曆五月間，尚村的教友已感受着極大的威脅了，便有二十來家四散分逃，其餘的二十餘家，挨到六月二十八日，才結隊前往獻縣張家莊避難。那裏有五十教友，鎗械齊備，防禦鞏固，足以自衛。

二十餘家男女大小共計一百八十人，他們決定動身後，就預備好六輛大車，二十八頭牛



驢騾馬，滿載糧食行李，衣服器具，大清早就起程上道，年輕強壯的都步行，老弱婦孺，輪流替換，上車歇力；因此他們行走極遲緩，走了十二小時，還走不滿十五里。那時正當大暑天，氣候十分炎熱，一行人走到日落西山，才到得魏家橋河邊，人和牲畜都已渴得受不住了，便停留休息，取水解渴。他們歇了一會，繼續前進，已是暮色蒼茫，快要天黑了，却只走得一半路程，離張家莊還有五十多里呢。再過去，東北便是商家林，是拳匪嘯聚的地方，他們路徑不熟，這可怎麼辦呢？父老們商議後，決計無論如何要連夜趕到獻縣，所以他們一面找人引路，一面打發兩人先去報信，請求派人接應。

過了魏家橋，遇到了一個教外青年，教友們便向他問路，並許下很豐厚的酬報請他做嚮導。這個青年便說必須回家稟明父母才可以答應。他去了一會就同一個老年人回來。大概這人便是青年的父親，他說：「你們人多又帶着軍器，我兒年幼，孤身黑夜和你們同行，我狠不放心，你們必須留下兩人作抵押才行。」於是尚村的會長高鳳鳴自願作質，帶了他的僕人趙二錫一齊留下。這趙二錫年紀十八歲，是個保守教友。尚村的教友們心慌疎忽，竟把那教

外青年父子們當作好人，豈知他們包藏禍心，和匪黨通同一氣，那做嚮導的小奸引教友們踏進匪窟一齊遇害，那老奸細留下了高會長主僕以後，他們兩人就此蹤影全無，落了個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教難平息後，教友前去訪問，始終查不到他們的下落。

夜間的旅行當然更比白天遲緩了；走了好大工夫，還是走得不多遠。嚮導擎着紙燈籠在前引路，少壯的教友前前後後護着車輛，靜悄悄緩步前行，乏累得幾乎不能舉步了，孩子們在車上睡着，婦女歇過腳，比較硬朗一點，却滿懷憂慮，一路走，一路低聲念玫瑰經，虔誠懇禱求聖母護佑。大家知道一路危機四伏，隨時會有變故發生，誰都默默無言，心裏却感覺着極大的憂苦，因此斂神默禱，各把自己的靈魂奉獻天主，預備捨生致命。

大隊人馬走了一夜，只走得二三十里，走到了魏家莊，便有人出來攔阻，不許教友們進村經過，他們只得繞道而行。一會兒天亮了，前面的李家莊，就在他們眼簾前映現出來。這是一座異教人的村子，有幾十拳匪盤踞着，本村的居民雖則不全是拳匪，却和拳匪通連一氣，仗着的拳匪惡勢力，專做趁火打劫的勾當，殺害教友乘機劫奪教友的財物。

尚村的教友們走到離李家莊一里的時候，已覺得身臨險地了，可是這座村子擋住要路，是非經過不可的。他們正在躊躇着，李家莊人却已望見了，一聲吶喊，便有無數村人拿着刀鎗鋤頭木棍，追出來了，後面還有十幾個拿刀鎗的拳匪一齊殺到。霎時間那嚮導的使已逃得不知去向。趕着第一輛大車的南保祿一見匪黨追到就丟了鞭子，下車跪地叩首向匪黨央告道：『這些都是逃難的婦女孩子們，求你們做個好事放她們過去吧。』殘忍的拳匪們不問情由，當頭一棍把他打倒了，又一槍把他刺死。這當兒一個拳匪的兒子，大約只有十五六歲，上身赤裸着，也拔刀舞動要想去殺第二輛車上的婦女。趕車的李老金，便在他頭上猛擊一拳，把他打退。騎在馬上的孝匪（諒必是孩子的父親）一見大怒，便馳馬上前，揮刀把李老金殺死。於是鄉民和拳匪一擁上前，刀槍齊下，不但李家莊人便是附近各村的教外人，也都出來趁火打劫，助匪殺害教友，乘機搶奪財物。尚村二十多家教友的大批糧食，衣服，財物，頓時被劫一空。無知貪鄙的鄉民得了大宗意外的財物，不想自己幹的是盜匪的行徑，反感謝拳匪的恩德。這當兒，遭難的教友，臨到生死關頭，莫不爭先逃命，可是逃得殘生的只有十三人。不



清多大工夫，便有六十六人當場殺死，四十餘人受傷倒地，其餘四十六人被匪掣住，押到商家林，聽匪首發落。

孝匪們把活捉的教友押到商家林去了以後，鄉人們便僱幾個乞丐在教友們遇害的地方掘了一個四五尺深的大坑，把被殺的男女教友不管已死未死，一齊拖來埋葬了。據當時在場目親，後來歸奉聖教的某姓教外鄉人講，那時他們在一堆屍身下，翻出一個青年女子，雖則受了傷却還活着，照所講的種種情狀看來，特別是因她身穿喪服，我們就可以認準她是耶穌會中一位辦事人的姊妹，姓陳，聖名瑪利亞。孝匪見她受傷不重，竟逼迫她自己下坑，瑪利亞貞女欣然從命；因為她只怕遇到比死更難堪的事情，如今安然就死，只須忍須臾的痛苦，就可以超登永福的天堂，真是何樂而不為呢？不料她正在跳下去的時候，忽聽得一聲呼喚，喊着：「妹妹，等着我。」孝匪一聽，十分驚駭，只見死人堆中又有一個青年女子爭扎着爬出來，她受了重傷，不能起立行走，只能慢慢爬到坑邊，匪黨見她地下不得坑，就把她一脚踢落了，於是瑪爾大和瑪利亞姊妹倆面現笑容並肩跪下，拿出念珠，畫出一個十字，低着頭，彎着身

子，虔誠默禱，安心專候。蓋上泥土，活埋活葬，使她們離世升天，那時正當旭日東升，萬道金光放射至她們臉上，那在場目親的教外人，幸得瞥見天堂上的景象，使他們終身不忘，因而捨棄邪妄，歸認天地真主。

那逃得殘生的十三個教友，有七個至今還在人間，梅爾登神父曾把他們一一傳來，詳細究問，當年遇難的情狀，雖則事隔三十年，一朝舊事重提，他們回想到當時恐怖的情景，還覺得不寒而慄，他們中有幾個講起這回事，更禁不住渾身發抖，流淚涕泣。他們都明白記得那位老太太高李氏勇敢致命的情形，眼見得她在大車上挺身站起，還聽得她向拳匪們大聲喊着：『你們先來殺我，我一生信奉天主教，我是決不肯教的呀！』拳匪們一聽，就把她拉下車來，一齊動手，頓時把她殺死了。這位高老太太是尚村的大戶，兒子做着官，一生熱心奉事天主，合村人個個敬重她。當教難初起時，女學堂的教員貞女每天聚樂，女學生和女教友們給她們講聖教初興時代，古羅馬帝國基督信衆的遭難情形，和幾位有名的致命聖女勇敢赴難的事蹟，來激勵她們的志氣，鞏固她們的信德，教她們準備臨難時為天主捨生流血。高老太太

也常帶了她的兩歲的外孫女兒來聽講。一天女教師剛講罷，她突然抱起小孫女，教人觀看，並用預言的口吻，對全堂聽衆高聲說道：『將來我們都要為天主致命，這天真爛漫的小孩子也要同我們一齊致命呢。』她的話果然完全應驗了。

鄉人們正在掘坑掩埋死難教友們的時候，拳匪們就押着擄的四十六個教友連他們的車輛，迤邐前往商家林，交給匪首處置去了。走到中午，他們便到這著名的匪窟。商家林是河間縣南部邊界上的大市鎮，在李家莊北六七里，獻縣張家莊總堂西北三十里，從李家莊到商家林一路在山地，鎮口一帶，更是崎嶇難行，右邊有一座高大的古廟，一半却已傾圮了，左邊是一座頹毀的木橋，要過橋很不容易，所以一行人到了這裏就停下了。拳匪把教友們驅到廟前空地上看守着，還怕張家莊教友前來援救，不時派人在獻縣大道上來回探望，過了大半天不見有動靜，便僱人掘坑，準備把擄來的教友一齊活埋。

教友們飽受恐怖，整天在烈日下奔走曝露，滴水不曾入口，非特身疲力乏，抑且飢渴難當，尤其是孩子們受不了口渴的苦不得不嚷着要水喝。這當兒，拳匪正僱着幾個乞丐在離廟

約有七百公尺的地方，掘一個三尺深七八尺見方的土坑，將近傍晚的時候，掘坑的工作快完畢了，恰有一個老乞丐在教友們面前走過，見孩子們們渴得苦，便答應了教友們的央求，替他們挑了兩桶水送來，提起水桶，授給前兩輛車上的婦女們分給孩子們們喝水，大人們也順便喝了一點；大家渴極了，頓時把兩桶水喝個清光。後面車上的孩子們們一看見就連哭帶嚷，吵得更厲害了。那好心腸的老乞丐，覺得老大不忍，便答應再去挑兩桶，却被孝匪看見了，立即搗了他一巴掌，惡狠狠罵他道：『這班洋教狗誰教你可憐他！』這個乞丐現在早已去世了據，後來歸化的孝匪說，他是山東人，名叫王玉兒，我們不知道他死在那裏，是怎樣死的，但他的這兩桶水，諒來決不會不得到報答的，我們相信他死了以後，必然聽到了吾主溫言撫慰，對他說：『我渴了，你曾給我水喝。』

孝匪們於是押着教友們乘車遊行商家林大街，教鎮上的居民看看奉教人的下場。家家戶戶都站在門首，靜悄悄看他們經過；有些人遠遠跟在後面，去看個究竟，只見車輛驅出北關，到了藥王廟前，便停下了。孝匪們在廟裏聚會商議。這正真是魔鬼的會議。廟裏供的神像

猙獰可怖，騎在老虎上，手裏拿着一隻梨，作為療治百病的標記。匪黨每逢開會時，就奉這藥神做主席，有了疑難，總要求他解決。幾時他們捉到了大批教友，往往求籤要問他「怎樣處置」。求得的籤上，總是千篇一律地說「殺死他們」。然而商家林的拳匪常怕張家莊的教友來報仇，得了籤還是猶豫不決。張家莊的奉教人有三四千，防務極鞏固，鎗械極銳利，要是來問罪報仇，區區商家林不難踏為平地；他們的巢穴一下就毀滅了。尚村的教友留着不殺，還可以講和，免得吃大虧，否則幾千教友頓時殺到，就要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片甲不留！然而他們等過了大半天，打聽得獻縣方面毫無動靜，知道不會有人來救應了，才放心大胆，準備拿出毒辣的手段來治死這四十六名大大小小的男女教友。

拳匪於是把這些教友一一反縛了，喝叫他們下車跪在地上，同時磨快了刀，指着教友們惡狠狠說道：「你們趕快反教，不反教就砍下你們的頭！」教友們知道最後的時刻來到了，一心預備致命，所以大家一律不同答，也不抵抗。

這句話無非是恫嚇；拳匪們一下殺死這許多人還嫌費力，早已決定主意把他們一起活埋

。孩子們聽惡黨大聲恫嚇，見他們豎眉瞪眼，殺氣騰騰，兇惡醜陋像魔鬼一樣，就嚇得臉色鐵青，緊緊摟着他們的母親，放聲大哭，母親們和自己的丈夫早已隔絕，急難中有誰保護？這當兒飢渴勞頓，已是苦不堪言，一見兒女們投入懷抱，哀呼悲號，更覺心如刀割。活葬她們的墳墓已掘下了，却有幾個乞丐仍在執鏟工作，她們一見，越發難受了，便背過臉，不忍再看。她們有時雖則偶然眼望着東南，希望有人快來搭救，可是她們始終憑着堅固的信德，鎮定心神，聽順主命，抑制了無限惶恐，把自己的靈魂，奉獻於天主。她們於是繼續念玫瑰經安心等死。據當時目覩的證人說，這些教友被匪押着一路前來，在木下車的時候，經聲始終沒有間斷過。

他們在酷烈的太陽薰炙下，直等到下午五下鐘，才經由死亡的路，解脫了人間的一切苦難，踏進常生永福的境界。

講到這裏，我們且把他們活埋慘死的情形暫為擱起，先講一講張家莊總堂的教友為甚不去援救的緣由。上一天晚上，尚村教友派去報信求救的兩個壯丁，在黎明時便已到達張家莊總堂

了。主持防禦的葛光被司鐸 (Mr. Becker)，立即接見他們，聽他們報告這惡消息。這兩  
人見過了葛司鐸便又去央求守莊的教友們，告訴他們一百六十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給他們下跪  
叩首，求他們快去搭救。便有一班氣豪胆壯的青年，自願冒死前往，接應那在難中的同  
教昆季，救他們出險，一路護送回來。這班青年如果趕快去救應，即使不及援救那在李家莊  
被殺的一百多人，但被擄到商家林的四十六人，大概總可以遇救脫難。然而那老成持重的葛  
司鐸却因不明孝匪的虛實，不敢輕舉妄動，冒冒失失的派隊應援。他想這一帶遍地是匪，攻  
擊大隊教友嘯聚的匪黨必然在千數以上，而且多數挾有快鎗；如果派隊往援，非召集一千多  
能征慣戰的壯丁不可。再則這救應隊必須經過藏家橋，渡河作戰，萬一戰敗，被藏家橋的教  
外人折了橋就回不來啦。而且抽調了大部份的精銳，去遠征，總堂防務空虛，萬一商家林的  
大股孝匪乘虛來犯，餘下的守莊壯丁就難以對敵了；為了要救一百六七十人的生命，反使三  
四千人的生命冒極大危險，實在太不妥當了，不是統籌全局的辦法。葛神父又想到官府庇護  
孝匪去救應的教友便是戰勝了，殺了幾個匪黨，一般和匪通連一氣的教外人又必去向官廳報

告說教民殺害良民，說不定仇教的地方官就要資為口實調派官兵前來剿滅，因此受到更大的禍殃。所以葛司鐸高瞻遠矚，顧慮周詳，經他仔細考慮一番之後，就不敢造次辦理，決計先派一個巡丁騎了馬，去打探消息，然後採取斷然的行動。

天主的聖意，在無始之始，早已定下要尚村的教友捨身致命了，所以天主安排着這個巡丁回來的時候已太晚了。準備派去救援隊已坐失時機，等他回來的時候，無論如何，已趕不及去援救了。

再說商家林的孝匪料想上一夜在李家莊殺死的教友那麼多，獻縣方面必然得到了消息要來救應報仇，不敢不留餘地，因此暫不動手殺害擄到的教友。匪首們等候迎敵等到下午四下鐘，已等得很不耐煩了，便派人騎了馬去窺探。一小時後婁匪回報不見如何動靜，匪首就走了廟來站在小坡上向坡下的匪黨宣佈『把二毛子一齊處死』！匪黨一聽就齊聲答應，大喊：『得令』！響得山鳴答應。

婁匪們於是提刀走過來，到教友們面前，先問男子們：『肯教不肯教』。這當兒，男教



友們都被反綁了，背願跪着，匪黨對他們逐個逐個的逼問。可是十幾個男教友，個個都甘心就死，決不肯教；匪黨見一個也不答應，就惡狠狠掄起鋼刀，照準致命者的頸頸猛力砍下，只見刀光一晃，頭就滾落到地上了。接着便是一班手拿鋼刀鐵鎗的匪黨，走到婦女們面前，喝叫她們快下車來。

二十多女教友，有孩子的便抱着孩子不慌不忙走下車來，拿着念珠，不住喊着耶穌瑪利亞聖名。教脫兇惡苦難的時刻來到了，這正是她們渴盼多年準備多年，不住虔誠禱禱，寤寐祈求的大時刻。如今天堂門已豁然洞開了，天神們正拿着的得勝的棕枝，等她們進門時，歡迎她們授給她們。孝匪們把她們驅到前面的大坑邊，便有許多自行跳下了，其他婦女們和孩子們有些害怕，不肯就下去，孝匪們就舉起鋤頭鐵鎗強迫她們下坑，有的還拳推腳踢，把孩子們一齊扔下坑來。

據當時目親的人說，這當兒一個婦人還抱着自己的小孩子坐在坑裏喂奶，見同難的婦女們都已下坑了，就把孩子咬着奶的小嘴巴輕輕推過一邊說：『好寶貝，停會兒，到天堂上再吃

吧』。又有一個拉着小兒子，下到坑裏揀一個角落坐下，拿短衫把孩子的頭裏起來，等死。孩子喊着：『媽媽呀，我頭上裏了衫子甚麼都看不見啦』。母親便把孩子緊緊摟在懷裏說：『兒呀，別害怕，一會兒，你就看見天主咧』。有一個女孩子聽母親說一會兒就死了，便問她：『媽媽，你死了，我怎樣呢』？母親便安慰她說：『你不要着急，你跟我到天堂上就是』。

活埋的慘劇於是開始了，匪黨和掘坑的乞丐們一齊動手揮着鐵鍬，抄起大塊泥土向坑裏拋去，落在被難者的頭面上腦骨上，同時把已經殺死的奉教男子們的屍體拖來，擲下坑裏，壓在未死的婦孺們身上。婦女們都用衣襟蒙着頭跪着念經，至最後一剎那間還聽得從密雲驟雨似的塵土中，浮起一陣經聲，齊唱着聖經的末一段：『為我等罪人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亞孟』。偶然也有幾聲臨死的慘呼，聽了令人酸鼻。一個年紀大一點的男孩子，受不了窒息的痛苦，在泥土中拱出來，匪黨一見立即舉起鐵鍬，猛擊一下，結果了他的命。泥越堆越高了，一會兒，坑裏的婦孺們聲息全無，她們的靈魂一個個飛向天堂，齊去領受天主羔羊的感

宴；諸位致命者德修功全，從此脫離了這涕泣之谷，開始享受永福的生活。

尚村一百六十多男女教友，為了恭敬天主的緣故，遭匪迫害，全體信衆，臨難捐軀，見危授命，無不勇敢堅定，甘心就死，為主犧牲。在這一百六十人中背棄天主，苟全生命的，除了一個保守未領洗的婦女外，可說一個也沒有，這個婦人趙郭氏原是教外出身，只因嫁得丈夫趙萬發，是教友被丈夫勉強着學習經言要理，保守的日子不多，對於聖教道理，不很明白，至於信德，那是不消說得，自然十分淺薄了，差不多連通常的宗教信仰都沒有，何況她沒有領洗算不得正式的教友。

趙氏一家是尚村的大族，在本村中很有些勢力。趙萬發洗名斐理伯，當庚子年份，年紀已有四十三歲了。他是個熱心守本分的教友；每逢主日和瞻禮日，總見他來堂祈禱，總不失誤。平時下田耕作，肩上負着鐵鋤手裏拈着念珠，一路走一路念玫瑰經。他雖然勤勞稼穡，工作非常忙碌，可是他謹守罷工規律，縱然可得千金萬貫，也必不肯違犯教規，在主日上從事操作，偶然見了兩個兄弟犯了這條誡命，也必嚴詞切責。一天，瞻禮日，他見兄弟們担糞

到田裏，堆放着，預備下一天去澆地。他一聲不響，夜裏睡了一會就起來到田裏，替他們澆灌，直澆到半夜裏，把該做的工作獨自做完了，才回家再睡。下一天早上，兄弟們約同下田，只見諸事完畢，不勝驚訝，以後就學着哥哥的表樣，不再在主日上工作了。趙萬發求得主教的特准，娶了這姓郭的教外女子，生了一男一女，女兒乳名招官，洗名瑪利亞。男孩子洗名伯多祿，遭難時，瑪利亞十八歲，伯多祿七歲。瑪利亞從小受過好教訓明白聖教道理，臨難時大顯勇敢信德，視死如歸，伯多祿還沒有開明悟，他的母親背教得釋後，便抱了他回家，至今健在，還約畧記得當時的情景。

郭氏嫁了趙萬發後，雖經丈夫再三相勸，却一味推諉不肯奉教。挨到了庚子年（一九〇〇年）份，她拗不過丈夫再三的敦促，才答應了，開始學習經言要理，預備領洗。這就可知她奉教不是出於至誠，道理又沒有完全懂得，難怪她信德淺薄，一遭遇到了危險，自不免要貪生怕死背棄天主了。尚村教友結隊逃到張家莊避難那一天，趙萬發套上大車，扶他的妻子兒女登車，他的弟婦趙高氏便也帶了她的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齊上車。這兩個孩子一個叫

依納爵，一個就是那兩歲的瑪利亞；高老太太是他們的外祖母，雖預言過這個外甥女要和地一齊致命，萬發和兩個兄弟讓女眷們上了車，便隨車步行一路護送。行抵李家莊，遇匪攔截，迫趙高氏下車，當場把她殺死。趙郭氏一見嚇得渾身發抖，一聽孝匪向她盤問，就低聲說：『我不奉教』。她的女兒招官却教她勇敢，別怕，還懇切央求她說：『媽呀，這話是說不得的啊！你同我一齊祈求吧，一會兒，我們一齊升天堂了』。後來，她們連人帶車被匪擄到商家林，到了教友們將要被活埋的時候，孝匪們就逼她們下車進坑。招官拉了她的堂弟妹趕快跳到土坑裏。她的母親却不肯下車，把她的兒子伯多祿摟在懷裏大聲喊：『我背教，我背教』，孝匪們就說：『那麼，你下來給藥王菩薩燒香叩拜，就放你回家』。說罷，鞭着驢子，向大廟走去。

她突然聽得背後有人叫喊回頭一看，只見招官頭帶重傷，滿面流血，從右手裏直躺到地上，跳出土坑走向她哀求，哭喊着：『媽媽，媽媽，不要失了信德啊，快快求天主發痛悔念「天主耶穌……吧」。』她說了這些話，不等孝匪趕來拉她，便已飛也似的跑回去，重新跳到

坑裏了，只怕自己失掉了致命的機會。教難平息後，她的七歲胞弟伯多祿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向神父們仔細講述。趙郭氏對邪神燒香叩拜後，拳匪們便把她釋放了。她於是抱着兒子回到尚村過了三年，才一心一意的棄邪歸正，在一九〇三年受洗入教。她自己講歸化的經過如下：

「一九〇三年一月，諸位致命教友的屍體，才掘出運回尚村，裝棺入殮，葬在本村西面，聖堂後邊的場地上。我的家在東邊，想起我已死的丈夫和我的女兒招官，便覺萬分悲痛，整整哭了一夜，尤其是招官渾身鮮血淋漓，跑來央求我切勿背棄天主教，想起了更教我傷心痛哭。那天一清早，天還沒亮，我就離家走到村西邊，走過大街時，靜悄悄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這當兒我心裡悲痛得忍不住，只想到棺柩邊放聲大哭一場。走了一會兒我抬頭遙望走見在那傍放棺柩的場地上發出一道奇異的光輝，越近越清楚，越覺得溫柔美麗。隨後我又聽得唱聖歌的聲音和朗誦經文的聲音，等我一走到跟前，就聞着一股乳香的香味。我心裏快樂極了，回家後，就告訴了親友們對他們說：「現在我才知道天堂果然真的了」。我於是重新讀問答，學習經文，得到年底時，便領

了聖洗」。

天主上智安排着趙郭氏慘難背教，却又着她丈夫女兒在天堂上的祈禱，賜她終於歸認真主，救己靈魂。一百六十多男女教友中，天主許下有她一個背棄天主，只說得一句背教的話，行一回敬拜邪神的儀式，就可以保存生命免遭慘死；這正是一般以證明尚村一百六十餘人被匪虐殺的緣由，無非是因他們信奉了天主教不肯反背教了。只因他們矢志恭敬天主，信奉基督聖道，才被仇教的孝匪橫加殺害，顯見得他們是為天主而死，是為義而受窘難，至於捨生致命，如古羅馬時代，慘遭惡王虐殺，慷慨捐軀的公教信眾，可以媲美爭光，先後輝映。在這世風日下，邪說橫行，謬理百出的時代，真堪為一般醉生夢死，專尋逸樂的青年下一當頭棒喝！

一九〇三年一月間，尚村教友前往李家莊和商家林兩處發掘致命諸人的遺體，運回改葬的時候，在李家莊墓坑中找到六十六個屍首，在商家林找到了四十六個，共計一百十二人，除了倖得逃生的十三人以外，計算起來和一百八十人的總數，還差四十四人。這些人大概是

在李家莊逃竄時，在距離較遠的地方，被拳匪鄉民殺死的；他們死了以後，就被鄉人就地掩埋了。教友們竭力搜索，費了好幾天，派人到處尋覓，只找到了十四個屍骸，有的是在離李家莊二十四里地方找着的，其餘四十一人的屍首竟無從覓得；想必是因村人地主怕遭官司牽累，便是知道，也不敢聲張，因此始終查究不出。而且那從各處查得的十四個屍首，都是只剩得一堆骸骨，衣服皮肉踪跡全無，究竟是不是被難教友的遺骸，也就無從證實。

然而李家莊和商家林兩處墓坑中掘出的屍體却都個個完好齊整，非但皮肉沒有腐爛，便是衣服也沒有灰化，不容易扯破。這實在靈蹟，使教外人見了，不勝驚訝納罕！李家莊坑中的屍體，排列得還算有次序，想必大多數是被殺死後，或是受了重傷，快要氣絕時埋下的。商家莊坑裏，起出男屍十八具，女屍二十八具，其中有二具是孩子的屍體。婦女們大都是活埋的，所以發掘時，她們的屍體都用衣襟蒙首跪着，作祈禱的形狀，有的還抱着孩子，男子們大概是殺死後拋下的，因此坑裏的屍體，七橫八豎，凌亂不堪。可是這兩處的土坑都在積水的低地，每到了夏秋之交，往往水深數尺，經過兩年半，這許多活埋叢葬的屍體，却能保存



不爛，這不是奇蹟嗎？

如今，尚村的天主教教會更比拳亂前興盛了。庚子年被匪焚燬的教堂，亂平後重行興建，輪奐一新，比舊有的更見得壯舉宏敞了。尚村殉難信衆的遺體於一九〇三年迎回殯殮，行過盛大追思典禮後，安葬在新堂更衣所下面的地窟裏，更衣所便成為獻縣教區中赫赫有名的聖地。到了一九一〇年，尚村本堂司鐸耶穌會士 吳伯多祿神父曾寄信給上海徐家匯 聖心報館的主管司鐸，講起夜深人靜時，每見更衣所窗口裏放射出奇異的光明，有時候還聽得空闕着的聖堂裏發出詠唱經文的聲音，特別是唱着信德誦的末一句：『我并願證此信德，雖被萬死不辭，亞孟』。

一九二八年，「血染黃河」的作者梅爾登司鐸曾到尚村過聖母升天大瞻禮：聽說聖神降臨上一天夜裏，這神奇的靈積又表現了一次。那時，肅寧一帶，土匪又猖獗起來了，到尚村來過瞻禮的大批教友不得早一天結隊來堂，便在聖堂對面的學堂裏，或是在空場上過夜。到了半夜裏，教友們忽見更衣所的兩扇窗口裏大放光明，後過了二十分鐘才隱滅；又聽得

空闕下鎖的聖堂裏，發出詠唱信經末句的聲音，唱着：『我信肉身之復活，我信常生』。梅神父於是喚到了幾個教友，個別考問。他們講的話，話句相符。獻縣主教劉大司牧恩理格（Mgr. Lécroart）也就傳集了十一個證人，查究這件神祕事蹟，命他們先行起誓，然後詳細陳述，明白答覆，隨即呈報羅馬請求備案審查，庶幾尚村諸位致命列入真福品的事情得以早日完案。不過我們務須注意，不必殷殷期望，靜待聖教會核定為是。

感謝天主！致命者的義血，是播散基督聖化的種籽，到此又得到了證明。最近十六年中，李家莊人已有許多皈依聖教，成立了一個小會口，奉教的都很虔誠恭敬天主。商家林是位在北京直達南京的大道上是一個人烟輻輳，商賈雲集的大市鎮，居民習慣着牟利營生，只想發財致富，不顧身後禍福，不容易勸他們棄邪歸正，可是近四年來，保守學習的突然增多了，現在已有經堂和讀經學校各一所，少數已領洗的教友保守，大多數人民對天主教懷有善意。他們早就知道奉教人決不報仇，教會當局也已寬恕他們的罪過了。大家知道本地人作過殺害教友的罪孽，認得那尚村男女教友們被害致命的地點，不論教內教外，誰都把這地方，目

為「聖地」。神父們很望把這一片地方買下來蓋造一座聖堂。一天，在本區傳教的那位法籍教士祁舜才司鐸（Fr. Gissingen）到商家林向大批教友和教外人宣講聖道，講着古經上加音殺死亞白耳的故事，亞白耳的血怎樣滲在泥土裏，發出仇的呼聲，雄辯滔滔，越講越精采。末了，他借題發揮，說：『你們說的這塊聖地，深深吸收了我們被害教友們的鮮血，也大聲叫喊着要報仇。不差，我們要報仇，但天主教人怎樣報仇呢？我們的報仇是向天呼籲，求天爺多多降下恩典，賜商家林闔鎮人民一齊棄邪歸正，信天主』。

## 第二章 冀天祥全家致命始末

冀州西南八里，有一個村子叫野莊頭。這村子裏，有四家姓冀的老教友，都是安分守己的農民。他們是本村的大族，世代奉教，他們的祖先在十七世紀中，便已因着北京耶穌會教士們的勸導，棄邪歸正恭敬天主了。冀氏一族，有一位年長的叫冀天祥，聖名瑪爾谷，年紀六十六歲，是本村的會長。天祥的胞弟，聖名方濟各沙勿畧，是一位司鐸，天祥自己也是個極熱心的好教友。他做了一家之主，兇孫繞膝，便給合家大小立下好表樣，每天早晨晚上，領導全家，同念早夜課，每晚他自已還要念五端玫瑰經，和日備善終經，他一生虔誠，祝禱顯蒙天主垂聽了。

天祥是個讀書人，更喜歡看聖書，尤其是明末清初教士們的著作，如利瑪竇司鐸的「天主實義」，艾儒畧司鐸的「萬物真原」等，他長期訂閱上海出版的聖心報，每月寄到後，總要從頭到尾仔細閱讀，一行也不肯錯過，看了以後，便向合家人逐段講解。他做了本會的會

長，担任照管聖堂，鳴鐘召集信衆來堂瞻禮與祭，領導誦經，每當本堂司鐸定期到臨的時候，一切供應也都由他担任招待。他又精通醫道，擅專針灸，一切疑難雜症，經他診治，無不着手回春，沉疴立起。他却存心濟世，不計診金，一般貧民受惠不淺，因此這一帶地方的鄉民都知道他是好人，對他十分敬重，一提到冀老先生，無不交相稱道。

真可惜冀天祥雖然這樣有才學，有本領，心地仁厚，待人良善，且又熱心恭敬天主，盡力為聖教會服務，却犯着一個大毛病——晏安耽毒，戕賊自身，銷磨志氣的大毛病。他一個最壞的不良習慣，染上了芙蓉膏病，不肯發奮戒除，不但對不起祖宗，且成了他胞弟冀天爵司鐸憂愁悵惘，含垢蒙恥的原因。他染上了清末士大夫和自由職業界最流行的惡習，抽大烟上了癮，到老不能戒絕，只圖苟安舒適，不顧聖教禁令。就是這個毛病，已夠把他所有的種種美德一筆勾銷了。

然而冀天祥吸煙上癮是中年時因病受害，不是明知故犯，也不是年輕時好玩吸上的。將近四十歲的時候，他害了極險惡的痢疾，甚麼藥都吃過，甚麼方法都試過了，却總不能見效

。病勢一天重一天，看來必死無疑了。這當兒，便有一個鄉間的醫生，勸他吸鴉片療治，說惟有這東西能治愈這病症，除此以外就沒藥可治了。天祥經這位醫生再三敦勸，只得答應了。這所說「洋藥」果然靈驗非常；他吸了鴉片煙，就瀉止病愈，漸漸復原了。他原是個盡本分守規矩的好教友，所以他休養多時，回復了健康之後，便丟却了煙槍，照常行醫辦事。

豈知他吸煙多時，不幸已經上癮了，自己還不覺得。不滿七八天，那可怕的大煙癮逼得他實在熬不住啦。先幾天，他還勉強忍受着，抱定宗旨不再嘗試。挨到了第八天上那可不對了，不但茶飯無心，懶得動彈，鼻淚眼淚淌了一臉，再過一會，更抽筋縮脈，腦脹頭暈，神思昏亂，手脚沒處安放，心好像剝去了一樣；躺在炕上，身子會憑空躍起，種種痛苦，惟在上癮的人才能知道，局外人斷乎描寫不來。這樣不借藥力，拼死硬戒，當然不會成功，尤其是因病吸上的人，勢必百病齊來，說不定還要白送性命。天祥到此地步，掙扎了一會兒，就手癱腳軟，神昏氣促再也熬不住了，不得不對這害人的靈藥投降屈服，經過了一陣吞雲吐霧的作為，頓時消除了生理上的變態，恢復原狀，重墮陷阱。

這樣看來，冀天祥犯着這社會上的通病，實在是上了「洋藥治病」的大當，不幸墮入苦海難以自拔，和一般晏安耽毒的壯年，自甘暴棄的青年，究屬不同。他犯着這吸食鴉片的惡習，最初的動機，是為要治療那無藥可治的險症，衡情酌理，實在是可以原諒的。他第一次戒烟失敗以後，也曾好幾次下過決心，立誓戒絕，可是他經過了再三的奮鬥，結果總是抗不過毒癮的惡魔。末了，他年老力衰，也就不能戒絕了，只得限定一個最低限度的吸量，打定主意決不放大。

每年舉行四規大會的時候，天祥起先還定志戒除這不良嗜好，向司鐸告明後，就得到了赦宥。後來，他戒了幾次總戒不掉，本堂司鐸就不肯赦罪了。那時鴉片流毒全國，中國人有這不良嗜好的真多極了，上了癮大都戒不掉，懶得只會化不會做，漸漸田地房屋衣服飾物，變賣一空。丈夫吸了煙，妻子兒子挨飢受凍，苦不堪言。某村教友吸煙的有四十人，某年下會時，聽了本堂神父的勸告，自願禁閉在屋裏，做個大避靜，勉強挨過了七八天，可是出靜後，戒絕的只有三個人，其餘三十七人，一到家裏就死了。因此，神長們痛恨鴉片的流毒，

不得不嚴禁。本堂司鐸對於不戒除嗜好的教友們，就不准告解領聖體。冀天祥便也受到這嚴厲的處分。每年下會時，眼看着自己的兒子媳婦，女兒孫兒們，直到那最小的十一歲孫女巴爾巴辣，一個個熱心恭敬，去領聖體，臉上露出快樂的神情，只有他一個子，雖然做着本會口的會長，合族的族長，却不能享受這上天神筵，只得獨自跪在聖堂中憂愁悵惘，想起了自己的罪惡，痛恨自己軟弱無能，禁不住滾滾涕泣。他每每對人說：『我只得盼望為天主教命，救自己的靈魂了，除非是致命，我總進不得天堂的咧』。這句話，本村小學堂教師牛先生曾屢次聽得他講過。

果然到了庚子年份，拳匪排外仇教，到處設廠收徒，習拳念咒，橫行不法，焚燒教堂，殺害教友，明目張胆，肆無忌憚，掀起了極大風波。冀州刺史雙奎，八旗出身，原是個不學無術的小人，對天主教素極仇視。他做了父母官非但不知保境安民，反招集拳匪，唆使匪黨殺害教士教民：匪黨來到的時候，還教圍城紳董出城迎接，招待得十分週到優厚。四鄉教民，一聽到這個風聲，便知大禍臨頭，急忙逃往他處避難。冀天祥却以為野莊頭是個小村落，



奉教的並不多，孝匪必不注意，又仗着自己行醫濟世救活了許多人，教外平民，大都受過他的恩惠，諒總不致有人謀害他，便是匪來騷擾，本村人一定要救護他；野莊頭的村長李兌也和他十分要好，很久朋友，且曾對他當面担保本村教友們的安全，所以他無憂無慮，不想遷移，別家紛紛躲住他鄉，他仍坦然自若，教合家大小依舊安居，並不準備逃遁。

野莊頭村長李兌真是個貪財賣友陰險勢利的小人！他和天祥是多年老朋友，彼此往來十分親密，又受過天祥救命大恩，所以天祥總以為他的話是靠得住的了，那曉得他和他的兄弟李芝，弟兄倆都是人面獸心，恩將仇報。他們見孝匪聲勢浩大，連州官都恭維抬敬着，便以為天主教早晚就要滅亡，奉教人眼見就要死絕了，真家素來有錢，新近馮家莊的陳揚氏又帶了女兒住在他家避難，聽說也有一百大洋寄在天祥家裏，倒不如趁此機會害了他們，好發一筆財。李兌於是昧却天良，教他的兄弟進城報告孝匪，請他們來村拿捉。

七月七日黃昏時，野莊頭人已得到了義和團即將來到的風聲，便有人向天祥通報消息，勸他和合家人快快躲避。天祥聽了並不驚慌，到了晚間依舊喚集全家跪在宅前場地上公念夜

課。前面一片平原，萬籟俱寂；仰視晴空，但見星光閃爍。念罷夜課，天祥便轉身向長子翼廣平說：『現在我們的機會來了，我們就要一直升天堂咧。』接着又回頭向跪着的家屬說：『你們該發信德，切勿背教！』

下一天一清早，野莊頭人就遠遠裏見孝匪們從東面殺來了。天祥真太忠厚啦！他全不知道這正是李克的奸謀詭計，還當他是好朋友好人，便率領合家人，急忙跑到李克家裏去躲避，求他保護，萬料不到這一去正是自投羅網。教那不義的奸賊暗暗稱頌。李克先還假意敷衍，等孝匪一到村中，就翻過面皮，不認朋友了。他頓時下逐客令，把他們立即趕出門外，說：『別教我家為你們受累！』這當兒，匪黨滿佈街中，一出門，正如飛蛾撲火，自去送死。天祥到此，才知他安下壞心，禁不住傷心納悶，却仍大大方方的帶領家人出門上路。

這裏，我們暫且擱起正文，把這些天主特造的子民，認識一下。一行共計十二人，分作三起走，跟在天祥後面的，第一是他的長媳翼陳氏，聖名瑪爾大，年四十四歲。以後，便是陳氏的長女巴爾巴辣，十一歲；次女瑪利亞，九歲；幼子翼玉學，聖名方濟各，六歲。第二

起，領路的是天祥的次子冀廣仁，聖名伯多祿，年二十七歲，後面便是他的妻子王氏，聖名瑪利亞，年三十九，手裏抱着三歲兒子冀玉朝，聖名若瑟。廣仁次子冀玉考，聖名若瑟，九歲，女兒瑪利亞，七歲，兩人攜手同行。這些都是天祥的家屬。第三起，便是馮家莊的陳楊氏，聖名瑪達肋納，年六十六歲，和她的七歲孫女兒，也叫瑪達肋納。她們是冀家的親戚。

一行人剛出門，孝匪就看見了，便來拏捉。天祥的孫女巴爾巴辣一見這班面目猙獰，形狀兇惡的惡人就嚇得心驚胆落，跛腳飛奔。一個孝匪追上她把她抓住，向他舉刀作勢，來恐嚇她。這孩子便大哭大叫起來，她的母親陳氏就奮不顧身，上前奪下孩子，摟在懷裏，還對孝匪們當面罵了幾句。匪黨勃然大怒，刀槍齊下，頓時把她殺死，又砍下了她的頭。其他的孝匪們就把冀天祥一家人一齊拏住細綁了，喝叫村人奔上三輛大車，把冀陳氏的首級掛在車前，把教友們押解進城，交官處治。這當兒，那人面獸心行同盜賊的李村長就打入冀家，搜劫財物，作為他做下了昧心事所得的酬報。

將到中午，孝匪們就把教友們押解到了冀城，監押的孝匪約有一百人，一路耍槍弄棒，

舞動鋼刀，大聲吶喊，像是殺敵奏凱的模樣。城裏看熱鬧的人，人山人海，擁擠不堪。進了州衙門，天祥的教外親友們便託人設法營救，請准保釋。雙奎雖然痛恨教友，却不敢立時下令，一下殺死這許多人。一會兒野莊頭和各鄉鎮的鄉民以及冀州城裏的幾個有名人物齊到了衙門裏，擠了一院子，求官准天祥一家取保開釋，來的人絡繹不絕，竟聚集了兩百多。雙奎便有些胆寒了，和幕僚商議多時，既不敢遠判死罪，又怕開罪拳匪，不敢答應保釋。他一方面很怕激成民變，丟了官，一方面又怕拳匪翻臉，送了命，因此，滿腹躊躇，想不出一個兩面光鮮的辦法。

天祥見衆親友齊來作保，十分感激，便要按禮向他們叩謝。無奈這當兒他被拳匪緊緊細綁着，不能動彈，只得命他的孫女兒，就是那聖名巴爾巴蘇的十一歲女孩子，代自己向他們叩頭。孩子們沒有被綁着，這個孫女兒便遵照她爺爺的吩咐，爬下車來，代天祥向周圍的衆親友下跪拜謝。這天真爛漫的女孩子，舉止嫺雅，言語敏慧，極惹人憐愛；因此，在場的教外友好中，便起了一陣嘩聲，齊說奉教人犯下了甚麼瀰天大罪，要連這些絲毫不相干的孩子

們一齊處死。便是一班看熱鬧的閒人，也都吁嗟嘆，表示內心的憤慨。

教外朋友們得到了吏胥們示意，以為要救冀天祥一家人的生命並不難，只要勸天祥背教了，就可以保全啦。可是他們大都識得天祥的性格，知道他素日為人作事主意非常堅決，要勸他背棄這祖上傳下來的宗教，料定他是必不肯依的。事實上，他們竟不敢向他開口，只得私下向他的兒子廣仁附着耳朵低聲說話。天祥見他們鬼鬼祟祟的交頭接耳。好像議論什麼一樣，已知不是好事了，便瞪着眼，注視着他們的行動。廣仁被教外親友們說得已有些活動了，却不敢擅作主張，便望着父親，吞吞吐吐的說：『爸爸，你看這件事教我怎麼勸呢？』天祥就用命令的口吻，教訓他的兒子說：『兒呀！你總不要背教啊！睜開你的眼，向上看吧，天堂門開了，我們寧死不背棄天主。』這些話就使廣仁回復了勇氣；經他的父親這樣一鼓勵，便回說：『他老人家不肯背教，我也決定不肯教。』

當一部份親友在院子裏勸誘冀家父子背教的時候，另一部份也在衙門裏，當着官和拳匪頭目竭力爭辯。匪首說：『冀天祥信奉洋教，違逆皇上的聖旨，該當死罪。』保人們說：『

冀天祥是好人，我們都受過他的恩惠，怎可殺死這樣的大善人。」雙奎見保人們都是地方上的正經人，殺了天祥不免要激動公憤；放了吧，匪首必然不答應，說不定翻了臉，自己先要吃眼前虧，甚至惹下殺身大禍；這時候，就很覺得兩面為難了。他把這一羣豺狼招了來，就處處受他們的挾制；到如今，大有悔不當初的感想呢。他想這件事教他實在為難，便決計推開不管，對保人們說：「冀天祥果然是好人，你們來保他，本府也相信你們的話。只是據說他是奉教人，你們知道皇太后有旨，禁止人民信奉洋教。你們去教冀天祥當眾聲明向來不奉教，或者現在已反教了，我就把他一家人開釋了案。」保人們於是走下公堂，和州佐孫竹賢同去勸導，決意去苦勸他們的老父勿再固執。

天祥聽來人一提起「背教」兩字，就伸出兩指，慨然回說：「我們從高曾祖父以來，世代奉教，到如今已二百多年了；要我背教萬萬不能！你們的一番好意，我非常感激，如果有別的方法搭救我們，我都可以答應，只是我是寧死不背教的。」一個朋友便說：「你不妨暫時反教，等風波平定後，再奉教不遲。」天祥說：「即使反教一分鐘也辦不到。」他們說：「

那麼，假意反教，總可以吧。」天祥便反駁他們：「一個人不認自己的父母可以不可以？」

那時，正當大暑天。囚禁在車上的孩字們都穿得很單薄，頸項裏掛的聖牌映着太陽，閃爍發光，便是婦女們也不藏起她們佩帶的聖衣。教外親友們以為拿了這些聖牌聖衣也可以去哄州官，說他們已反教了，便要求天祥至少該把這些東西捨給他們。天祥仍毅然拒絕，說：「他們儘可以把我們一尋殺死，却不能拿出我們的聖牌聖衣。」接着，他又說：「拳匪們殺得我們的肉身，却殺不得我們的靈魂！」

教外親友們見天祥十分固執，說的話又這樣古怪，便都在生氣納悶，大為掃興。他們都想：「老冀說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啊！人死了，還會有靈魂嗎？靈魂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有誰看見來？看得見的東西不注重，倒去注重那渺茫的東西；你說應該不應該。這天主教真是多麼厲害啊！這些人一定吃了迷藥咧。」教外人見天祥這樣不怕死，有些人就笑他着了迷；有的恨他太固執，說他不識高低，太不近人情，忍不住氣噓噓，搖頭歎息，却也有幾個敬佩他的恆心毅力，見他這樣堅強不屈，視死如歸，不禁低頭讚歎，感慨系之！

且不說這班努力營救的親友們掃興灰心，那滿身邪氣，在旁監視的匪黨，深恐自己親手擎到，決心殺害的「二毛子」被人救脫了，不能向魔鬼討功勞，一聽天祥寧死不背教的話，便飛奔到公堂上，把經過情形，一一稟報雙奎，要求他立即下令，讓他們把十一個男女大小教友一齊殺死。雙奎想了半天，終於被他想出一個兩面光的辦法了。他對天祥的保人們解說，所以不能釋放的理由，是因朝廷確曾下過嚴禁人民奉教的諭旨，教友們既然是由孝匪擎來，官府自未便擅行開釋，致干罪戾。同時他力求脫卸枉殺無辜的責任，決定讓孝匪自己去發落，表明這件大命案與他無涉。因此，他再派孫竹賢正式傳諭，命天祥背教。天祥回說：「請代稟州尊，小的一家奉教二百年，恕難違命。」據說孫竹賢去覆命後，又來了三四次切實勸過天祥背教。最後，雙奎又親自來了一次，命天祥敬遵朝廷諭旨。天祥正色回稟說：「小的一家九代奉教，萬萬不能反教。」這句話，就把他一家的死案定下了。

當雙奎派孫竹賢幾次出來勸諭的時候，天祥的親友們見他執定不依，眼看他一家大小生命難保了，更覺得萬分焦急，便和衙門裏一個姓范的書辦商議，請他出來了好幾次，勸婦女



們不必跟老頭兒一般見識，只須答應一句話，就可以担保她們不死了；末一次，更說：『即使你們假意答應一句，也就救得你們啦。你們光是嘴裏說一句，心裏依舊信奉着你們的教，這有什麼妨礙呢？』這些教外人原是懷着一片好心，要救天祥一家大小的生命。他們不懂得恭敬天主的公教信友，對人表示不認得天主，關係何等重大，才以為奉教人這樣固執，未免太過分，太不近人情。這也怪不得他們。他們的善意是可感的；尤其是婦女們，意志總比男子們薄弱，聽他們幾番好意相勸，心裏早已有些搖動了；又見孝匪們等得不耐煩，個個舞動刀槍，殺氣騰騰暴跳如雷，叫罵不絕，那種兇惡的形狀，使她們驚心動魄，恐怖不安；當着這種境界，自然不免要有一兩個貪生怕死的婦人樂得順水推舟。隨口答應一聲，暫時背棄天主，以後再作打算了。所以當時就有兩個婦人接到最後關頭，信德被恐怖的心理所克服，才說出了一句願意背教的話。可是或者因為那時候已太晚了，孫竹賢已回進衙門沒有聽得；或者因為受天祥的責備和激勵，隨說隨後悔，這兩個婦人仍舊未能免死。因此，當時的教外人都說不準這兩個人究竟是誰。但事實上，當時確有兩個婦人說過背教的話，所以後來教友們大

都估量着一個是天祥的次媳王氏，一個是馮家莊的陳楊氏，這大概是不错的，因為年長的婦女們，冀陳氏被殺後，只剩她們兩個了，其餘都是些女孩子們，最大的才只十一歲，當然要跟大人走。

雙知州見冀老先生答覆得這樣斬釘截鐵，只願死，不願背天主，也就沒法使保人們滿意，再得他們的好處了。然而他還是礙着他們的情面，不肯親自判定奉教人的死罪，便取了一紙紅箋，親筆寫明，讓義和團自行處治，當下便見孫竹賢手執鋼刀，又從衙裏出來把紅箋交給孝匪頭目說：「正堂有話，這些二毛子既然決定不反教，就都交給大師兄隨便辦。」

於是徒勞營救的親友們只得忍着悲哀，悄然退出，孝匪們却樂得手舞足蹈，大喜欲狂，立即催着天祥一家大小趕快上車，出西門上法場。教友們坐的這輛大車很重笨，用一頭牛，兩頭驢子拖着，車上裝載了大小十一人，在高低不平的街道上行走，就格外走得遲緩了。

車前車後，圍繞着大批看熱鬧的聞人。匪黨押着即將被殺的教友們一路吶喊前進，幾個大小頭目騎着馬，在前開道，為首的小頭目擎着那「扶清滅洋」的大旗，喝人讓路。突然，車

上起了一陣莊嚴的經聲，使大批好奇的羣衆側耳傾聽，頓時寂靜，冀老頭兒一出衙門，便首先起唱，他的家屬隨聲應和；大家專心一志，求天主加以神力，好教自己勇敢忍受一切苦刑，完成這最高的祭獻。教外羣衆一看見這種光景，不禁十分詫異，便竊竊私語，齊問：『這是什麼？他們不是在唱戲文？』這當兒，天祥的親友們，有幾個還不忍離開，一路跟在車後，送他上刑場，聽人問起，便說：『他們是念着奉教人的經文，你們往下聽吧。』

教友一路唱的經真好聽，聲音莊嚴嘹亮，態度虔誠恭敬，使聽的人無不大為感動，靜悄悄不敢妄肆譏評。有些人雖然不奉教，却也略知教中道理，到後來還說教友們一路去受死，簡直和戰勝凱旋一般。對啊！他們在世戰勝了三仇，如今已到論功行賞的時候了，正要領受永遠福樂的懋賞，踏上了凱旋的大道！

教外人說不出他們念的是甚麼經，只聽得天祥唱的是四五個字的一句，其他的人們齊聲答應着：『為我等祈。』顯然他們念的是聖母禱文。幾個在場目親的教外人還讓出衙門的時候，那六歲的孫子冀玉學正坐在祖父身邊，僞問：『爺爺，他們要送咱們往那兒去呢？』天

祥就手指着天，回說：『孩子呀，往咱們本家去哪，野莊頭不是咱們的家，天堂才是咱們的本家呢！』一會兒，有幾個教外人見這樣活潑可愛的孩子也要去受死，覺得十分不忍，便求匪首准他們領去撫養當義子，情願出錢贖罪。匪首也有意答應了。天祥立即拒絕，說：『孩子是我的，也是奉教人，我們一家人得死在一起。一個也不能給人。』

出了西門，便是殺人場了，十一個教友便一齊下車。冀天祥於是行使家長職權，向匪黨要求先殺婦孺，末了殺他自己。拳匪們只要殺人，不管誰先誰後，也就答應了。他於是鼓勵着孩子們，一再對他們說：『你們別害怕，天堂門開了，等你們進去，天主在天堂上叫你們進去咧，再過一會兒，我們都在天堂上相會了。』這時候，他們都已跪下了，他見拳匪們拿起刀槍，準備下手，就喊：『你們閉上眼，等到了天堂上再睜開吧。』據當時目親的李培根說，天祥把「天堂」兩字常掛在嘴邊，說了好多次。拳匪們一陣亂砍亂扎，教友們相繼倒地了。他們殺到那十一歲女孩子巴爾巴赫時，有一個匪提起矛子，逼他「背教」。孩子斥責了一聲，見匪兇惡可怕，就雙手護住自己的臉，不敢看他；霎時，她身上着了槍，倒地打滾，

接着又被搨了幾槓，就不動了。那五歲的冀玉朝被匪砍了一刀就殞命。因着天祥不住的鼓勵和安慰，男女大小十個教友臨死的時候，都從容鎮定，不露一點驚惶恐懼的神情，也沒有一點怒憤激烈的態度，更始終沒有一句背棄天主的話；便是那兩個在衙門曾被誘惑的婦人，這時候也甘心把自己的生命祭獻天主，這不再逡巡畏縮了。末了，就該輪到家長冀老先生上祭壇，做個「全燔之祭」。便是到了最後一分鐘，天主還要他再受一次試探。有一個姓張的教外朋友走到天祥跟前，對他說：『老大哥，你假意說背教，你的命就可以救得咧。』冀瑪爾谷不屑作答，只做個手勢，叫他走開，不要來囉唆他，同時，面現笑容，欣欣然伸出頸頭，讓匪來砍，只見刀光一閃，他就身首分離，滿腔愛天主的熱血，立即迸射飛濺出來，頓時倒地身死，完成了他數十年來朝夕期望着流血贖罪的大祭獻，實現了他列祖列宗虔誠敬奉天主，使後世子孫永昭矜式的大志願！

這樣，十一個男女大小公教信友，就在公元一九〇〇年七月七日，即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月十一日，為天主捨身致命了！中國人第一講孝道，尤其是在帝制時代，處於家長地

位又是兒孫統膝的冀老先生這樣慷慨犧牲，率領着合家大小，全體祭獻天主，為義致命，更見得難能可貴得很呢！因為那時如果他心存畏葸，接受了教外親友的勸告，說了一句不認天主的話，不管他是假意或是真心，他的兒孫媳婦們跟從他的一定多着咧。也許只因他一個人背了教，合家人也就跟着他一齊背教了，因而致命的一個也沒有。這不但是可能的事情，而且竟是勢所必至的事情。他相信自己做家長的權力，却也知道做家長的重大責任，才毫不猶豫對兒孫們耳提面命，不但鼓勵他們，激發他們的熱情勇氣，使他們認明白人生的大關係，把死看得比鴻毛還輕，終於把他們一齊送上了天堂，領受最高的賞報。這樣看來，冀瑪爾谷生平雖然犯着一種在一般人眼裏認為不名譽的大毛病，實在這毛病的起源不過是偶然的上當，而且這種毛病也不是絕對的罪惡。天主安排着要他後來立下轟轟烈烈的大功勞，為中國聖教會增光生色，才容許他上了這樣的大當，使他留得餘生，將來好用他顯揚自己的光榮。無論如何，天主上智的措施是可欽敬的；我們看了冀天祥的結局，便可以確定他始終沒有失落天主的聖寵，他的一生縱然犯了許多罪，——諒必不至有失落聖寵的大罰——他的血就一下把這

些罪洗淨了，一點污點也不留，他純潔美麗的靈魂，便在這一剎那間，飛到天主懷裏，享受無窮福樂！

教友們臨刑時，州衙裏那姓范的書辦，正有公務羈身，不能到刑場上照料，等公事一完畢就跑去料理被難者的善後事宜。刑場上圍觀的教外羣衆，看完了這幕慘劇，大家沒精打采的四散進城，現着沉默深思的態度，懶洋洋地緩步回家。冀州城裏的教外人，目覩義和團兇橫殘暴，借着「扶清滅洋」的口號做幌子，專幹那枉殺良民，焚燒劫掠的勾當，連毫不相干的婦女孩子們都要殺害，而且這班人都是些匪類，倚仗邪術，哄騙朝廷，勢欲滔天，莫敢逼問，便是一州的長官也受着他們的挾制；這許多有體面的紳董竟保不出一個沒有犯法的好人；教外人自己也覺得身家性命，毫無保障，岌岌可危，深恐匪黨橫行不法，無端遭受禍殃，所以下一天冀州人竟相率罷市，各家店舖，緊閉排門，一連好幾天，不敢開門營業，據說他們這種舉動，不但對官府表示抗議，也為無辜被殺的冀氏合家誌哀悼。

拳匪們屠殺了十一個教友後，就在刑場上掘了一個坑，草草掩埋。後來那姓范的書辦到

紅色的百合花

四四

了，才又僱人把致命者的屍體一一起出，裝棺入殮，掘了三個墳墓，分別埋好，至今尚未遷葬。希望將來聖教會把這幾位中華致命教友列入了真福品，使普世信衆知所矜式，愈顯天主的光榮。



紅 色 的 百 合 花  
全 書 六 卷

第一卷：

真福若瑟張大鵬傳。真福日羅尼莫，盧廷美，老楞佐，王賓，亞加大林貞女合傳

第二卷：

真福若瑟張文濶，保祿張昌品，若翰羅廷蔭，瑪爾大王羅氏合傳

第三卷：

真福文若望司鐸，瑪爾定吳學聖，若望張天中，若望陳顯恒，路濟亞易貞女合傳

第四卷：

亞納王貞女傳

第五卷：

血染黃河上集

第六卷：

血染黃河下集

香 港 真 理 學 會 出 版

# 民衆讀物叢刊



是教師的參考書籍

本叢刊是新時代的產物  
 內容包括極廣：各派學說，  
 各種主義，小說，戲劇，  
 各種主義，散文，詩歌……

第一輯  
 二十四本  
 已經出版

是課本的補充教材

是學生的課外讀物

本叢刊的執筆者是現代理  
 人，都是知名之士：于斌總主教，前北京  
 大學校長，前北平上智編譯，蓋世報發行  
 人，前北平望若牛人，現任中國天主教廷公使  
 館長，現任美國英國中文月刊主編，現任  
 美國英文月刊主編，現任美國英文月刊主編，  
 現任美國英文月刊主編……

第二輯  
 二十四本  
 繼續出版

是大衆的精神食糧



本叢刊定價極廉，零售  
 每本祇港幣一角。全年定額  
 更廉，原更。每本四十二  
 港幣連郵祇港幣二元。

程野聲主編

# 紅色的百合花

第六卷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初版

一九四九年三月再版

承印者：  
聖類斯工藝學校

出版者：  
香港眞理學會  
干諾道中八號  
皇帝行二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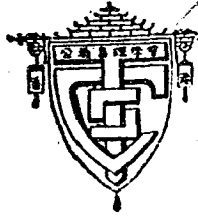
編譯者：  
王昌社

定價：  
港幣四角

24  
101063  
39

101063

(39)



H. K. \$0.40

T-6

49